

6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801.74~~

Ch L^T 9297 / 11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正直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周書曰爾身克正罔敢不
正斯正直之謂也蓋有為天子之宰居嚴假之任庶
民具瞻群司承式而能勵骨鯁之操茂羔羊之德臨
大節而不奪履中道而無二危言抗論進無徒從守

法持正事無過舉靡徇人主之欲而求容悅罔阿貴
近之意以紊憲度乃至指佞邪於公朝拒請托於私
室孤立特行無所畏憚積毀群吠莫之動撓廷議表
介石之節坂蕩彰勁草之志流風嘉話溢于前聞斯
固神明之介福後來之聳慕者已

周仲山甫佐宣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畏強禦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

以帝入奏
事燕謂宴

特安閑
之居也

帝方擁戚姬

擁抱也

昌還走

還謂
却退

帝逐得騎昌

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

是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

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得帝以留侯策即止而昌疑

爭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

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以口吃故每
重言期期

帝欣然笑即罷吕后側耳于東廂聽

正寢

西室者曰廂言之
東以箱篋之形

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無微

王陵惠帝末為左丞相高后欲立諸吕為王問陵陵

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

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

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

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

高帝啜血盟諸君不在邪啜小飲也今太后女主欲王呂

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日

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全社稷定劉氏

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乃

陽遷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

朝請杜塞也閉塞其門也請音才惟反

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

累鉅萬帝嘗宴飲通家其見寵如是嘉入朝而通居

帝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

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肅敬也帝曰君

勿言吾私之言欲私戒教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請丞

相府檄示書也長二尺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帝帝曰汝第

往第且也吾今使人召若若亦汝也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

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如其故也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

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

行斬之嘉語其吏也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帝度丞

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

釋之鄧通既至為帝泣曰丞相幾殺臣

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帝甚重之帝廢栗太子亞夫

固爭之不得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嘗與太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議曰

始南皮及景武先帝不侯南皮竇彭祖大弟長君之子景武太后母弟廣國

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

時行耳言富貴當及已身也竇長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及其子

彭祖願得侯願及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

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

不得侯不知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

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沮沮者止讓之意也其後匈奴王徐盧

等五人降漢功臣表云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

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

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

因謝病免相

卜式武帝元鼎中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

郡國不便鐵錢而船有筭可罷帝由是不悅式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昭帝時金日磾二子賞建俱

侍中與昭帝畧同年及賞嗣侯佩兩綬帝謂光曰金

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為

侯耳帝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

功乃得侯

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宣帝寢疾以望之為前將軍與
 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光祿大夫周堪受遺詔輔政
 領尚書事太子襲尊號是為元帝初宣帝不甚從儒
 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
 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嘗
 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恭顯不

故議論大事見詘于天子也

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

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

刑人義

禮曰刑二人 在君側也

自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

顯忤

忤猶相違逆也

元帝初即位謙讓重改作

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于

中書 議久不定也

何武成帝時為大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

公功名畧比薛宣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

師丹為大司空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傳太后丁姬

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

希望天子

上書

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帝

初即位謙讓從丹言止

王嘉為丞相時侍中董賢愛幸於哀帝欲侯之帝心

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傳宴持詔書視丞相御

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諫帝感其言止

數月遂下詔封賢高安侯後日食嘉復奏封事言陛

下初即位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共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類

類也共讀日恭憂閔元元為用度不足惟思以義割恩輒且

止息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

大第開門鄉鄉讀比闕引王渠灌園池王渠官渠也又田在城東

覆蓋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

厨給祠具長安有厨官王為官食道中過者皆飲食禱於道中故行人皆

得飲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

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且深覽前世

以節賢寵于是帝浸不悅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

御史中丞及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

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詞假飾之詞非其實也奏欲傳之

長安傳謂移其獄事更下公鄉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

鳳以為可許宗伯姓也天子以為相等幸雲踰冬無討賊

疾惡主仇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日大赦

嘉奏封事薦相等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余日嘉封

還益董賢戶事帝乃發怒詔假謁者召嘉詣廷尉詔

獄嘉下獄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肯死

有余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

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

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不食歐血而死後帝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爲丞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

後漢宋弘字仲子光武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帝嘗問弘通傳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宴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

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嘗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嘗燕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侯霸建武五年爲大司徒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圓趙熹爲太尉中元末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

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意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

袁安章帝章和元年為司徒及和帝即位竇憲北擊匈奴憲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膂力者漁陽馬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

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美

鄭據河南尹蔡嵩

請免官案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

其親鄙賓客於各都大郡

河南尹土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蒲殷高丹等

皆賓客前書曰十

二萬戶為大都也皆賦歛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

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職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害之

任隗為司空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

內外朝臣莫不震懾時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

正鯁言直議無所迴隱

鄭弘爲太尉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賊穢又上雒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冝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短帝皆章遣醫治弘病比至已卒臨沒悉還賜物勅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陳寵永元十六年爲司空太尉張禹司徒徐防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差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

劉愷安帝時爲司徒時征西較尉任尚以奸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卽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誣咎朝廷以此稱之楊震延光二年代劉愷爲大尉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嘗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嘗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

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
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
又不從

王龔為太尉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上書極言其
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順帝命

亟自實亟急也前掾李固奏記大將軍梁商即言之於

帝事乃得釋

楊秉為太尉桓帝南巡園陵時詔秉從南陽太守張
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

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劾言公府南陽

州所部也又中嘗侍候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賊罪靈

一州秉劾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奏參取受罪

賊累億佯柯男子張攸居為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

訛言殺攸家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

官共飲酒醉飽之後廬故相犯誣言有淫惡之罪應

時撫殺以人臣之勢行桀紂之態傷和逆理痛感天

地宜當糾特以謝一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

客舍中得參重車三百餘乘金銀珍玩不可勝記秉
因奏覽及中嘗侍具瑗曰臣按國舊典宦監之官本

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
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于心者
必求事中傷肆其旬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
奢膳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

按中嘗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願知覺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殺投異豺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謂碌厲曰公府外職耳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東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詔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周景爲司空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嘗侍防東陽侯覽東武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

杜喬爲大尉桓帝將納梁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官爲尚書喬以官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帝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繇是

海內嘆息朝野瞻望焉

黃瓊爲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嘗羊溥司隸較尉祝恬大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賞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十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理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

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托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飾舉者亦不如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梁冀被誅瓊復拜太尉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汚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咸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內不能正乃稱疾不起

五侯謂宦徐璜等

李固爲太尉种暘爲益州刺史時永昌太守台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暘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繇是御之愈怒會巴郡人服直聚鄙數百人自稱天王暘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

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高承因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高承之意實縣吏惧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祥比盜賊群起處處未絕高承以首舉大奸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梁太后省奏乃赦高承罪免官而已陳蕃以桓帝延熹入年爲太尉九年司隸較尉李膺遭鄙事考實膺案經三府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及竇太后臨朝蕃爲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

共參政事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嘗倚曹節王甫等與共交結譖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靈蕃嘗疾之志誅中官會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天危言極意則群凶反目禍不旋踵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誼諱言候覽曹節公乘斯王甫鄭颺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

順天行誅蘇康晉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
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奸莫此之甚今不
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
左右并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
莫不震恐於是蕃武共定策誅中官會五月日食蕃
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
妻子况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爲將軍
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
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急因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
白太后故事黃門嘗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

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爲
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
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時中
嘗侍晉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嘗
侍蘓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
故事又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以書勸令速
斷大計于是蕃以朱瑀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
虞祁爲雒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
門山水代之使水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
颺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爲

武不從令水與尹勳侍御史祝瑁雜考颺辭連及曹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瑀繇是曹節聞之矯詔誅武蕃等

何進為大將軍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時靈帝中平末何太后臨朝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以蹇

顧圖已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日黃門嘗侍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

專通奸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內所歸而紹素

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術亦尚氣狹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龐統何顯荀攸

等與同心腹

袁滂靈帝時為司徒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楊彪以靈帝中平六年為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

十有一世光祖居雒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

以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

都雒邑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損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並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辨百姓何足與議若右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耶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卓意少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較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獻帝興平元年復爲太尉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于崎嶇危難之間郭汜饗公鄉議欲攻催彪曰群臣共鬪一人劫天子一人執公卿此以行乎汜怒欲手刃之中郎將楊密及左右多諫汜入歸之建安四年復拜太嘗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大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位三公遭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老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

黃琬爲太尉董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日昔周公營較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旣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于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弑君于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

趙溫爲司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催素疑溫不與已同乃內溫于塢中又欲移乘輿于黃白城溫與催書曰公前托爲董公報仇然寔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仇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于易一駕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催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魏董昭明帝太和中爲司徒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

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
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朝深
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鄙嘗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
其權勢莫能糾摘毀壞風俗侵欲茲甚切見當今年
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
弟清修為首乃以趁勢游利為先合鄙連群互相褒
嘆以毀譽為罰戮用名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
言不附者則僞作瑕寡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
但求入之道患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
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好客名作在
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
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
以加也帝于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

蔣濟齊王初為太尉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
改法度有日蝕變詔群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
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于其朋齊侯問災晏
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杏以緩役應天塞變乃
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
百姓貧乏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
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能改易哉終無益于治適

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又司馬宣王收曹爽兄弟皆誅之濟曰曹真之不可以不祀帝不聽臣欽若等曰曹真爽之父也

衛臻為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臣欽若等曰臨菑侯植也丁儀等為之羽翼

勸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臣欽若等曰植先封平原侯臻稱明德美而終不

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為弟求婚皆不許

蜀諸葛亮為丞相後主踐祚以來敏為虎賁中郎將亮在漢中請敏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後

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

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如為來敏亂群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含容無所禮用后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

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聞闔于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遠議者之審見有先帝所疏外

自謂能以敦勵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吳顧雍大帝時為丞相平尚書事于公朝有所陳及

丹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十九

詞色雖順而所執者正帝嘗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爲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

陸凱爲丞相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爲奸邪穢塵天聽宜改自勵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爲意乃心公家義形于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

晉王祥在魏爲太尉陳留王咸熙元年司馬文王旣進爵爲王祥與司徒何曾司空荀顛並詣王顛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位勢誠爲尊貴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司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

衛瓘武帝時爲司空領太子少傅時惠帝在東宮朝臣咸謂太子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凌雲臺瓘托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

有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璿欲言言而止者三因以手
 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璿
 于此不復有言賈后壽是怨璿璿男宣尚公主數有
 酒色之過楊駿素與璿不平駿復欲自專權以為宣
 若離昏璿必遜位于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
 公主璿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進位太保以公就第
 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璿位帝詔許帝後知黃門
 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

王導為司空加守尚書令時元帝愛琅琊王褒將有
 奪嫡之議以問于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臣

若等曰紹明帝也

不宜改易帝猶疑之導旦夕陳諫故太子

卒定及成帝時進位太傅拜丞相帝舅庾亮字元規
 以望重地逼出鎮江州亮雖居外而執朝廷之權既
 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心導內不能平嘗遇西
 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後魏古弼大武時為尚書令參政事時上審民上書
 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減大半以賜貧人弼覽之入
 欲陳奏遇大武與給事中劉樹基志不聽事弼侍坐
 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太武前捧樹頭掣下牀以手
 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是爾之罪大武失

容放恭曰不聽奏事實在我躬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大武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正百姓弼曰爲臣而違其志于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大武遣使者召之

源賀爲太尉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進言不可賀又進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逆享之譏願深思任城之言獻文從之

高陽王雍孝明初爲太傅侍中領太尉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咨決大政時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

歸第雍表曰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出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襟視之慘日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居師傳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飭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不豫出入栢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逐賢良專納心腹威震百僚執顧朝臣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閑右在心未行

反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治臣之罪三也先帝昇遐儲宮墓統斯乃君父之嘗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意自古無之忠旣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嘗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嘗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爲而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亂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輒違卽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摠禁旅爲崇訓衛尉身兼內外廣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命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一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祚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去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顏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及私門伏聽司敗大帝感忠保護之勛不問其罪

北海王祥宣武爲司徒公錄尚書時御史中尉甄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尚書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親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

放蛆來今晚始願以戲言嚮變色銜念及此大相推窮祥等奏曰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于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洞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惟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于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摘是司風邪響贖猶宜劾糾况趙修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第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朝之官人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寡彰方知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有爲鄙詐于茲甚矣不實不忠寔合黜貶謹依律科從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無得不以論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謂交遊之道不依嘗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縑黠皇風塵鄙政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勵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

北齊庫狄干文宣天保中為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嘗怒大衆威望之重為諸侯最而性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度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慚時人稱善

蘓威為納言從煬帝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帝引威于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耶威曰寵踈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寢成亂階耳勞役不止百姓思亂以微欲諷帝意竟不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正直第二

唐魏徵為秘書監參預朝政貞觀六年太宗臨朝有誠懼之言中書令溫彥博進曰伏願陛下為政若貞觀之初則無憂不太平矣太宗曰朕其怠乎徵進曰陛下貞觀之初勵精思政從諫如流每因一事觸類

而爲善志存節儉無所營求比者造作微多諫者頗忤以此爲異耳太宗拊掌歡笑曰良有是夫

長孫無忌爲太尉高宗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賜忌金銀寶器各一車綾錦十車以悅其意昭儀母楊氏復自詣無忌宅屢加祈請時禮部尚書許敬宗又屢申勸請無忌嘗厲色折之帝後又召無忌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今德朕欲立爲皇后卿等以爲如何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爲皇后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已心甚銜之

郝處俊爲中書令高宗欲下詔令太后攝知國政與宰相議之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譎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中書侍郎李義琰爲申處俊所引經典其

言至忠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由是遂止

李義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博學多識典故高宗每有顧問言多切直

劉仁軌則天初為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專知留

守事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氏禍敗

之事以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齎璽書往京慰諭之

日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譏復

辭衰疾倦望既衰迴遑失據又云呂后見璽二後代

祿產貽禍于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

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惘然

靜而思之是為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形百辟况公先

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禪教為懷無以暮年致請尋

進封郡公

岑長倩則天時為文昌右相天授初鳳閣舍人張嘉

福與王慶之等表請立魏王武承嗣為皇太子長倩

以皇嗣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乃與納言歐陽通奏

請初責上書者告示令散繇是大忤諸武意被斥令

西征吐蕃

李昭德為內史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雒陽人

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

爲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使杖殺慶之余衆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已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得天子子孫爲萬代計况陛下承天皇願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血食矣則天悟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獲進用故幸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雒水中獲白石數點亦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耶左右皆笑

格輔元爲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以問輔元地官尚書遂爲承嗣所譖故及于禍周允元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允元嘗與諸宰臣侍宴則天令各述詩書中善言允元曰耻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以爲語有指斥糾而駁之則天聞此言足以自誠豈得將爲過也耶

王及善爲內史雖無學術在官每以清正見知臨事難奪有大臣之節

杜景佺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月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佺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卽爲災又春秋傳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艸木黃落而忽生于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教施令有虧典禮又臣等忝爲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于是再拜謝罪則天曰鄉真宰相也

朱敬則爲鳳閣鸞臺平章事時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謗將陷重辟當時宰相無敢言者敬則獨抗疏理之頗得明白麟臺監張昌宗廣集當時學者刪補文思博要撰爲三教珠英又命畫工圖寫梁王武三思納言李嶠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人形像號爲高士圖每引敬則預其事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如此

魏元忠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中宗在春坊元忠簡較太子左庶子時張易之昌宗權寵日盛傾朝附之元忠嘗言於則天曰臣承先帝顧命受陛下厚恩下徇忠死節使小人得在君側臣之罪也則

天不悅易之昌宗繇是含怒

姚元崇爲宰相長安四年張易之先請詣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告訴元崇斷停易之屢以爲言崇不納繇是改授司僕卿知政事如故便克靈武道大總管開元初爲紫微令時左丞相劉幽求有女出適刺所司舉舊例賜物元崇奏曰自神龍以來或有承恩宰相男女婚禮皆得賜物事出一時不合著例此後望停從之

袁恕已以中宗神龍初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將作大匠楊務廉素以工巧見用中興初恕已恐其更啓游娛侈靡之端言于帝曰務廉致位九卿

積有年歲讜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構必務其問若不斥之何以廣昭聖德由是授務廉陵州刺史蘓瓌以景龍二年拜侍中令京師留守時秘書監鄭普思謀爲妖逆瓌考訊之普思妻弟伍氏以鬼道爲帝庶人所重嘗召止禁中帝特勅諭令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俄而駕還京師瓌又面陳其狀尚書左僕射魏元忠曰蘇瓌長者其忠懇如此願陛下察之帝遂流普思於嶺外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將親祠南郊國子祭酒

祝欽明希常庶人旨建議請皇后助祭安樂公主爲
獻瓌深非其議嘗于御前面折欽明帝不悟竟從欽
明所奏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爲燒尾
瓌拜僕射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瓌曰拜僕
射竟不燒尾豈不善耶帝頗以爲然瓌奏曰臣聞宰
相者主調陰陽助天理物令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
見宿衛兵至有二日不得食者愚不稱職罪正在臣
是以不敢燒尾

陸象先玄宗先天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平公主
用事同時宰相蕭志忠岑羲崔湜等咸傾附之唯象
先孤立未嘗造詣志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以保
護功封交國公特封三百戶加銀青光祿大夫

盧懷慎開元初爲黃門監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
百姓憲司按罪以聞業奏求免詔下紫微黃門重按
覆懷慎與紫微令姚崇等奏曰仙童倚恃王親欺奪
百姓事狀明白人人共知御史推尋實知枉濫御史
若不堪信他人何必可依如更動搖恐招物議望准
前狀從之

宋璟以開元七年與蘇頲同爲宰相時特奏王毛仲
奏看鷹人歙州別駕負外置同正負羅元讓看鷹勤

勞請優與進改玄宗許之付中書門下璟頌執奏曰
鷹鳥之屬畋游所用陛下曾于苑囿之內鞫繼總捐
以後或存而不論未能全斷今縱備物致用不可絕
無則命錄勤勞不宜如此帝曰朕在藩日先有款誠
時驅使亦不錄鷹鳥璟等曰若別緣課効誠合遷除
乃奏擬右驍衛翊府右郎將員外郎同正員帝曰卿
之改擬深爲折衷

韓休以開元二十一年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性
方正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帝特令流于嶺外休進
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
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切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
輒恃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甚臣請先出
伯獻而後罪美玉帝初不許之休固爭曰美玉微細
尚不容伯獻巨猾豈得無罪陛下若不出獻臣即不
敢奉詔流美玉帝以其切直竟從之宋璟聞之曰不
謂韓休乃能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裴冕爲僕射平章事時李輔國驕恣日甚求爲宰臣
肅宗曰以公勲力何官不可但未知朝望如何輔國
諷冕聯章薦已帝密語宰相蕭華曰輔國欲帶平章
事卿等欲有章薦信乎華問裴冕冕曰初無此事吾

臂可截宰相不可得也華復入奏帝喜曰冕固堪大用輔國深銜之

李峴肅宗朝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呂諲李揆第五琦同拜相峴位望稍高軍國大事諸公莫敢言皆獨決于峴由是諲揆銜之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潛令官軍于人間聽案是非謂之察事忠良往往枉被誣構復有追呼諸司莫敢抗拒御史臺大理有重囚在獄推斷未了有牒追就銀臺不問輕重一時釋放莫有輒敢違者每日於銀臺門決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勅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勅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及峴爲相叩頭論輔國專權亂國帝悟之賞峴正直事並變革輔國以此讓行軍司馬請歸本官察事等並停繇是深怨峴又鳳翔七馬坊押官先爲盜劫掠平人州縣不能制天興縣尉謝夷甫知捕賊擒獲決殺之其妻進狀訴其夫輔國先爲飛龍馬家黨其人爲之上訴詔監察御史孫瑩推之瑩初直其事其妻又訴詔令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寅獻三司訊之三司與瑩同妻又上言詔令侍御史毛若虛覆之若虛歸罪于夷甫又言伯陽等有情不能質定刑獄伯陽怒使人召若虛詞氣不

順伯陽欲上言之若虛先馳謁告急于帝帝云知卿
出去若虛奏帝曰臣出即死帝囚留在簾內有頃伯
陽至帝問之伯陽頗言若虛順旨附會中人帝怒叱
出之伯陽貶端州高要尉權寅獻柳州桂陽尉鳳翔
尹嚴何及李曄皆貶嶺下一尉瑩除名長流潘州峴
以數人非其罪責重欲理之遂奏毛若虛希旨用刑
不守國法陛下若信之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峴言
出峴爲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嘗侍韓擇木入對帝謂
之曰李峴欲專權耶何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
也今貶蜀州刺史朕自覺用法寬擇木對曰李峴言
並非專權陛下寬之只益聖德耳代宗朝復拜黃門
侍郎平章事宰臣不於政事堂邀客時海內多務宰
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恩詔至中書者引之政事堂
上仍置榻坐焉峴屏左右去所置榻言詞頗正

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嘗
奏言宦官爲監軍豈可參軍機政事之間德宗不悅
又請別對奏云陛下自用楊炎盧杞相次秉政以致
今日之事因述君臣獻替大端今雖危急伏願陛下
革慮臣方敢當任若令臣與阿偷免臣不敢曠職時
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

不正帝愕然大驚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
淮山南湖南道宣撫安尉興元元年改門下侍郎平
章事充宣撫使先時淮南節度陳少游首稱臣與李
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鑑以應朱泚鑑判
官常臯先知隴州留後首殺幽隴叛卒數百人不應
李楚琳復使廻與諸宰相同對訖復獨留奏曰陛下
自還宮闕勲臣已蒙官爵唯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
少游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常臯各官最早特進
建忠義請令常臯代少游則天下明然知逆順之理
帝許之復出諸相李勉盧翰劉從一各同歸中書中

使馮欽緒續至揖從一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閣從一
詣復曰適欽緒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奉便進擬
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對亦聞勅旨然未喻聖
心已面陳述上意尚爾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唐虞
有僉曰之論朝廷有事尚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
可在相位卽去之旣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
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寢以成俗此政之大
弊也竟不以所奏事言于從一從一奏之帝寢不悅
復累上表辭疾請罪罷官詔乃許之時興元元年十
月也又之以親累貶簡較左庶子饒州安置至是終

年五十七復性孝友居家雍睦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爲同列所嫉以故不久居位焉

李勉建中未爲司徒平章事無何盧杞自新州負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裴高以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停詔執奏遂授澧州引駕他日德宗謂勉曰衆言盧杞姦邪豈有此乎曰天下皆知奸邪而陛下不知則杞善爲奸邪矣時人多云正直然自是見踈貞元二年以開州別駕白志貞爲果州刺史勉及諫官等以志貞罪均盧杞不宜於擢固執之不許凡踰旬方下其詔

柳渾貞元三年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先是韓滉自浙西入覲帝虛已待之至于調兵食籠塩鉄勾官吏贓罰鉏豪強兼并帝委仗焉每奏事或至日盱他相玄位而已公卿救過不暇無敢枝梧者滉于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滉所引心惡其專政正色謂之曰先相公猶察臣欽若等曰韓滉父休開元中爲相爲相不經年而罷今相公榜

吏于省中至死况省闕非刑人地相公奈何蹈前非行于今朝專立威福豈尊二王卑臣之義也滉感悟愧悔爲霽威焉及白志貞除前西觀察使渾奏曰志貞未吏儉人縱稱庶謹不當頓若重職臣死而後已不

取奉詔適遇渾以疾告歸即日遂下其詔渾疾間因
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渾與張延賞同列延賞怙權
矜已而疾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
言于廟堂則重位可久荅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
可斷也言不可絕自是竟為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
嘗侍罷知政事

陸贄貞元中為相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
獨幸于德宗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身當之每
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為排擯
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曰前歲秋首班寵喪亡

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邊衛功能奏稱勾獲
隱欺計錢二千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餘供御所須
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賚盈餘
之財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
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虛言
無以應命供辨皆承嚴約苟在朝夕遂乃按求市廛
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質就功以敕索為名而不酬
其直以和顧為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
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群遮訴盈路
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詰而言之

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
取則蕩心于上歛怨于人欺天陷君遠去危懼此其
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大府攸
職凡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大府依符以奉行
度支馮案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奸欺其出納之數
則每旬申聞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
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
貫珠財貨多少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
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先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
于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又百萬

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
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
旨並宜所奏施行大府卿常少華抗疏上陳殊不引
伏確稱每序申奏皆在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奸
詐兩司既有論執理須詳辨是非陛下縱有罔欺不
加案問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嘗賦之財為羨
餘之費罔上無畏視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家
府庫出納有嘗延齡猾售姦詭請求媚遂于左藏
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
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資之于人人

有餘則輸之于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
餘須別收貯是必巧詐以變化官物暴法以刻剥私
財捨此二途其將安取陛下方在崇信不加簡裁姑
務保持曾無詰責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畏奸威既
沮于四方險態復行于內府繇是蹂躪官屬傾倒貨
財移東就西便爲謀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
廷有同兒戲夫理天下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
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
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
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斯
財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此謂也自古及今德義
不立而利用克豐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
富位者未之有也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
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爲天子取
怨于下也且陛下初膺寶曆志剪群兇師旅繁興徵
求寢廣推筭侵剥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咨
怨白晝犯闕都邑旰庶恬然不驚及與衆賊相從比
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繇德澤未
洽于人而暴令驅之以至于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

如丘山竟資凶渠以餌貪卒此則陛下躬親之矣是
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天逆泚
旋回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
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
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閔默而遣之又嘗
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爲急不忍重煩
下人乃剖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之直是時行從將
吏赴難師徒倉皇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
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
吟凌風颯冒霜霰踰四旬而衆無携貳卒能走強賊

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不厚其
身不藏其貨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
能使人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
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此其効也及乎重圍旣解諸路稍通賦稅
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別置瓊林大盈
之司未賞功勞遂私賄玩甚沮維新之望頗携死義
之心于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誠
亦然乎旋屬蝨賊內訌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
復盡于亂軍旣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

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為資以畜義為富人苟歸附
何患蔑資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
已有哉故藏于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于境內者諸
侯之富也藏于困倉篋櫝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
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弃德守農商
之鄙業也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
取既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已有則建中之積又
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
矣若謂歛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
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

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
渙發大號與人更修故靈祗感陛下之誠臣庶感陛
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
立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立可大可久之休
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愞
邪復行寇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
彼盜言墮其奸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
盈利歸君上是又大謬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
所任臯陶稷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
橘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

用而灾患不及于邦家者乎譬猶操兵以办人天下
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禍天下
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畜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
察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宸衷以延齡之言
多順聖意若以罪置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
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于政
過勿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今希旨順默浸以
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旣若又沮抑誰當貢誠或恐
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証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
上自公卿近臣下迨輿臺賤品宣談論議億萬爲徒
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較
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位當台衡旣極
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
浮免貽厚責謝病出退獲知幾之名黨奸苟容無見
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遘懽情下餌讒口良
以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以誠直綢繆帷
展一紀于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况
從陛下歷播遷之跪孰親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
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慮懼燬室而悲鳴
盖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因事陳諫雖已頻

煩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伸悃歎已極愚誠憂深故
語煩意懇故文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于罅下慮
患之計糜軀奉君所不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
迴睿聰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書奏德宗不
悅待延齡益厚

竇參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禮部侍郎令狐偃爲
衡州司馬初李泌爲相以偃爲左庶子史館修撰至
則與同職孔述睿等爭競細碎數侵述睿長者讓不
與爭泌卒參惡其爲人黜之

鄭珣瑜貞元末爲相時李實以恩幸爲京兆尹剝下
以進奉珣瑜乃責實狀以爲留守錢皆有定額有餘
卽當還度支進奉錢乃出何色使實上其對將罷黜
之實有恩故終不行及順帝初卽位王叔文用事常
執誼因之爲相時珣瑜方與諸宰相會食于中書故
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通見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
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
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慚赧竟起迎叔文就其
閣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
云叔文索餼常公亦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等心知
不可畏懼叔文執誼不敢出言珣瑜獨嘆曰吾豈可

復處此乎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

裴慶元和末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五坊使楊朝汶人以賈人久息利錢取其私簿記遂逮捕故東川節度盧坦男令償之後知乃盧群筆記諫官上疏陳其暴蠹之狀慶與崔群因對又極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等商量用軍此小事我自處置慶進曰用兵小事也五坊使追捕平人大事也今兵事不理憂山東五坊使橫暴恐亂輦轂帝不悅及對罷帝乃大悟召五坊使數之曰嚮者爲爾使吾羞見宰臣遂殺之即日原免坐繫者時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與鹽鐵使程异同日平章事鎛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歛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旣下物情駭異至于賈販無識亦相譏諠慶與崔群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慶上疏乞罷知政事論之曰臣昨于延英陳乞伏奉聖旨未遂愚衷切以明王聖帝致理興化雖繇元首亦在股肱所以述堯舜之道則言稷契臯夔紀太宗玄宗之德則言房杜姚宋自古至今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今天下異于十年已前方馭駕文武廓清寇亂建昇平之業十已得八九然華夏安否係于朝廷輕重在于宰相如臣駑鈍宿夜戰兢嘗

以爲上有聖君下無賢臣不能增日月之明廣天地之德遂使每事皆勞聖心所以平賊安人費力如此實錄臣輩不稱所職方期陛下博採物議旁求人望致之于輔弼責之以化成而乃忽取微人列于重地始則殿庭班列相與驚駭旋則街衢市肆相與笑呼伏計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何者天子如堂宰臣如陛陛高則堂高陛卑則堂不得高矣宰臣失人則天子不得尊矣伏以陛下勵哲文明惟天所授凡所閱視洞達無遺所以比來選任宰相縱道不周物才不濟時公望所歸皆有可取况皇甫鎛自掌財賦唯事

割剥以苛爲察以刻爲明自京兆西城鎮及百司并遠近州府應是仰給度支之處無不苦口切齒願食其肉猶賴臣等每加勤誠或爲奏論事事之中抑令通濟比者淮西諸軍糧料所破五齊錢其實只與一成兩成士卒怨怒皆欲離叛臣到行營方且慰諭慮其遷延不進供軍漸難但能前行必有優賞以此約定然後切勒供軍官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但各努力方將小安不然必有潰散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忽聞此人入相則必相與驚憂以爲更有前時之事則無告訴之處雖侵刻不少然漏落亦多所以

罷兵之後經費錢一千三十萬貫此事猶可直以性
惟狡詐言不誠實朝三暮四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
聽足見姦邪之極程异雖人品凡俗然心事和平處
之煩劇或亦得力但昇之相位使在公卿之上實亦
非宜如皇甫鏐天下之人怨入骨髓陛下今日收爲
股肱列在台鼎交怨不可伏惟圖之儻陛下納臣懇
款速賜移易以副天下之望則天下幸甚伏聞李脩
疾病亦求入來如浙西觀察使日與亦得臣知言一
出口必犯天威但使言行其心獲戾今者臣若不退
天下之人謂臣不識廉恥臣若不言天下之人謂臣
有負恩寵今退未許言又不聽如火燒心若箭攢體
臣自無措陛下今日事勢何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
承宗歛手削地程權束身赴闕韓弘與疾討賊此豈
京師氣力能制其命祗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今旣
繼開中興再造區夏陛下何忍却自破除使億萬之
衆離心四方諸侯解體凡百君子皆欲慟哭况陛下
任臣之意豈比嘗人臣事陛下之心敢同衆士所以
昧死重封以聞如不足觀臣當引領受責陛下引一
帑肆商徒與臣同列在臣亦有何損陛下實有所傷
不勝憤懣惶恐之至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

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異罇探知帝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故帝獨排物議相之見裴度疏以為朋黨竟不省覽長慶中除淮南節度使平章事如故度將赴鎮昭義奏軍亂欲殺監軍劉承偕劉悟救免穆宗臨軒以問度度曰臣外藩也名帶宰相不可與聞政事帝曰第言之宰相豈有中外耶對曰承偕怙寵亂軍臣實知之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獨斬承偕可也帝曰我何愛焉太后以為已子今因拘而太后不之知也更言其次度曰遠竄之竟如度計昭義遂安絳是復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絳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同列李吉甫便辟喜逢迎君意絳鯁直多所規諫改與吉甫大不同時議以吉甫通于吐突承瓘故絳尤惡之憲宗察絳忠直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元和七年五月憲宗謂宰臣曰比者見卿累言吳越去歲水旱昨有御史推轂至自江淮乃言不至為灾人非甚困不知竟有此否絳對曰臣昨見浙西浙東及淮南奏狀並云本道水旱稻麥不登至有百姓逐熟多去鄉井各請設法招携意懼朝廷罪責苟非事實豈敢上陳况天灾流行年歲代有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此固非虛說也御

史官輩選擇非必能賢奏報之間或容希熾此正當
姦佞之臣近有兩軍御史至淮南推鞠今理當詰遂
不知言者主名伏望明示典法况推誠之道君人大
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之言問之帝曰卿言是
也朝廷大体以恤人爲本苟一方不稔當即日賑救
濟其饑寒不可疑之也何者不思而有此問朕之言
過矣絳等稽首陳賀於是命自今凡有被饑饉之境
速蠲其賦

裴垵爲相諫官言時政得失舊事操權者多不悅其
舉職垵在中書有獨狐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
補闕及參謝之際垵廷詰之曰獨狐與李正補闕徠
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
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息而退楊於陵
爲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和遂振誣奏於陵
憲宗令追與漫官垵曰以遂振故罪一藩臣不可請
授吏部侍郎

權德輿與李藩同在相位時河南節度使王鏐來朝
貴幸多舉鏐者憲宗特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爲不
可德輿繼奏曰夫平章事非序進而得國朝方鎮帶
相者盖有大忠大曆以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

而與之今王鏐無大忠勲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實恐不可帝從之

鄭餘慶為相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為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細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為滑八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沐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寮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借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為太子賓客其後渙賊污發賜死憲宗寢間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除為國子祭酒之官

武元衡以元和八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時宰相李吉甫李絳互以事理曲直于憲宗前元衡居中無所違附帝稱為長者

崔群以元和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屬皇甫鎛陰結權幸以求宰相群累上疏因對臣面論鑄奸邪遂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群對曰安危在出令存亡係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絃杜暹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

得失所係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

帝貫之元和中為相嚴身律下以清流品為先故門

無雜賓有張宿者利口得幸於憲宗擢為左補闕將

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為請章服貫之日小人以他門

獲進吾輩未能排抑豈要假其恩寵耶所議遂寢宿

深術之卒為所構誣以朋黨罷為吏部侍郎不涉旬

出為湖南觀察使

蕭俛穆宗時以清直居相位嘗有詔令撰王承宗先

父事其碑文俛上言以承宗當元和時不盡臣節臣

實不忍溢言其美又撰述後有人事贈况臣公為阻

絕夫陛下撫納之宜授此貨財非微臣平生之志竟

不受詔時人益服其清節會王璠以交通邪幸自西

州入求大用俛於帝前論事以鯁言不勝免俛家代有忠節

祖父國初宋國公瑀肅宗徐國公華德宗門下侍郎

平章事復悉以剛鯁不附邪倖載各國史至俛之相

何止當澆末囂競之俗可謂冠

彼當持比有于前代各臣矣

帝處厚文宗初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

和元年十月丙申勅池州司馬勒留堂頭湯鉢宜赴

任鉢為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假

有內狀出即召鉢至延英門付之然送知即宰相繇
此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處厚初入相即惡之戲

謂之曰此是半裝滑渙矣不云之必為禍至是以事
逐之半裝乃俚言也滑渙者永貞末居銖之職得罪
鄭覃與李石同在相位大和九年京師之亂既平內
官或以南司不利于中貴憾於相廷者覃石謂之曰
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訓注之起始自何人內官莫能
對人情稍賴以安

陳夷行為工部侍郎平章事開成四年閏正月文宗
內殿議政楊嗣復曰前嘉州刺史王正暮緣是李晟
外孫與上佐以其孝行不全令欲貶夷行曰正暮之
事假使李晟有之身不可免

魏謩以宣宗大中十年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謩謫
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
諷惟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雖有禮風俗
公子孫我心更重之然竟以語辭大剛為令狐綯所
忌罷之

韋昭度昭宗朝為宰相初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尚
書令昭度力止曰太宗文皇帝以此官總政而登大
位后郭子儀以累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
瑜安可輕授因請加尚父乾寧二年為行瑜所憾被
誅時人寃之

孔緯爲相家尚節義挺然不屈雖權勢薰灼未嘗假以恩禮大順初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不期年領浙西節度使俄加平章事謝曰臺吏申中書稱天武相公衙謝准例班見百寮緯判曰不用立班順節龕暴小人不閑朝法盛飾趨中書旣見無班心甚快快他日因會順節微言之緯曰必知公憮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廷臣也比來班見宰相以輔臣居班列之首奉長之義也公握天武健兒而於政事廳受百寮見意自安乎若須此儀俟去都頭二字可也順節不敢復言秉禮不廻多此顛也時楊復恭爲樞密使左恃權勢緯爲南郊大禮使昭宗將升壇復恭具禮服冠劍以從緯矯宣遽命焚去覩者股慄復恭竟不能傾之御史臺嘗欲移門屋以狀白中書緯批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舉朝之後朱全忠併作數鎮兵刃強盛乘朝廷多故欲表請判塩鉄事詔下宰臣議之緯力爭不從謂其即吏曰朱公若取塩鉄印非興兵不可全忠尋止

後唐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長興末秦王恣橫權要之臣避禍不暇邦之存亡無敢言者愚性剛介往往形干言

任圜爲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脩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圜欲相李琪而鄭珣素與琪不協孔脩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執學但不蕪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益笑端

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車駕在汴帝謂重誨曰外邊人間朕歸京雜去者如市禁令差船載官人及隨行諸物極是重滯重誨曰收復定州大駕歸闕人情胥悅競赴京師乃知海內無事却是官人漸多並前歲已增其半帝微有愧色

漢陽邠隱帝初以輔立功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樞密院直學士刑部侍郎王度爲考功郎中近例直樞院自正郎爲給諫王度儉巧瀆貨邠頗惡之故改轉未離郎署

蘓逢吉爲司空平章事周太祖之鎮鄴也逢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曰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弘肇曰兼樞密所與諸軍稟畏竟從弘肇之議弘肇怨逢吉之異已逢吉日此國家之事

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開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褒寵

夫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而輔相之位可謂重矣春秋傳曰名既不同禮亦異數故歷代而下推尊獎之命舉褒賞之典其于丞宰固殊於庶尹焉乃有經綸草昧參締構之業奮庸熙載佐洽平之治策勲則先于

將帥著位則冠乎王公至于爵品以顯之輿服以貴之金帛以富之几杖以尊之以至視病臨弔生榮死哀斯皆重賜足承君之任厚股肱同體之義百世之達道為臣之嘉遇也

殷伊陟太戊時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帝其脩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

周周公相成王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唐信叔成王母弟食邑內得異

畝禾也禾各生壟而合為一穗獻諸天子收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異畝同穎為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遑故命唐叔以禾歸周作歸

禾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孫道辟成功

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為太師履赤舄故很跋之詩

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碩大膚美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几几行貌

漢蕭何為丞相漢王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

行封帝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鄴侯食邑八千戶列侯

受封已畢奏位次皆曰曹參功多宜第一帝心欲何

第一謁者鄭秋曰蕭何常全關中以侍陛下此萬世

之功也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帝曰善於是令蕭何

帶劍上殿入朝不趨陳豨反帝自將至邯鄲而韓信

謀反帝已聞誅信使使拜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

別冊元集 褒寵一 卷之三十一

卒五百人一都尉為丞相衛陳崇曰高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

陳平呂后時為左丞相後為太尉周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帝以平為左丞相賜金千斤益封三千戶

同勃呂后時為太尉與丞相陳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品立文帝以勃為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
衛綰為丞相景帝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

廿四冬

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上書乞骸骨報曰古者真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也未有

易此者也易改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惟思也知謂知道治也蓋君子善及

後世若茲行嘗在朕躬朕嘗思此不息于心也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罹遭也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獲禮也乃上

書歸疾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章明也今事少間間言有空隙也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

牛酒雜帛君數月有瘳視事

張湯為御史大夫嘗病武帝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

丹守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三

田千秋為丞相年老武帝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
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昭帝時每有吉祥嘉應數褒
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宣帝即位之明年下詔曰夫
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

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

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

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

馬二千匹甲第一區地節二年春疾篤車駕自臨問

為之涕泣光薨帝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

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

上典為塚者賜金錢繒絮綉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

衣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綴以黃金為纓腰已下王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甲下至足亦綴以黃

金梓宮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便房黃腸題湊各

一具便房藏中便生也以栢木為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題皆內向故曰題湊漢儀注天子陵中

明中高二尺四寸周二尺內梓宮次椁椁木外藏

梓十五具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東園温明東園温明處此

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尸

上天斂並蓋云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主作此器也

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輅輅輅車按杜延年奏載

駕大廐白虎駟以輻車駕大廐白鹿駟以倅輻本安
車也可以卧息後因載喪飾以抑翣故遂為喪車耳

輻者密閉輓者旁開窓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一總為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也副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較士軍陳至茂陵

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塚祠堂

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天子思光功

德下詔曰大將軍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

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

夫建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

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如

蕭相國

長安世為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元康四年秋薨

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上

輕車古云戰車總漢書云涸縮沫不巾不蓋蓋

矛戟幢麾班弩介士謂甲士也蓄燻也班皮篋盛弩也

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塚

地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

匡衡為丞相成帝即位上書乞骸骨帝報曰君其專

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食牛衡起視事

帝以新即位褒優大臣也

翟方進為相九年卒成帝遣九卿册贈以丞相高陵

侯印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斨皆衣柱屋柱也檻軒前闌板也

皆以白采衣之天子親臨吊者數至禮賜異于他相故事漢

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去問疾從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吊賜棺歛具錢葬地葬自公卿已下

合冒葬焉

何武為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七百戶汜鄉在瑯

琊不其為後改食博望鄉故此衰帝初即位褒賞大

臣更以南陽犍之博望鄉為汜鄉侯增邑千戶

孔光平帝時為太師太后稱制王莽專權光恐固稱

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

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導于帝今年耆有疾俊

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耆老

言不遺老成之人也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每朝十

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靈壽木似竹有枝節長不

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

中用杖賜餐十七物食具有十然後歸老于第官屬

按職如故光薨王莽曰太后使節策贈以太師博山

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

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

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載以乘輿輶輓及

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各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

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而過乃止將作穿復

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

後漢卓茂光武初即位徵為太師薨賜棺槨塚地車

駕素服親臨送葬

伏湛為大司徒策免建武六年徙封不其侯就國後

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宜居輔弼十三年夏徵勅

尚書擇拜吏日及就位因宴見中暑病卒賜秘器帝

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

侯霸建武五年為大司徒十三年薨帝傷惜之親自

臨弔下詔日惟霸積善清潔視事九年漢家舊制丞

相拜日封為列侯朕以軍師暴露功臣未封緣忠臣

之義不欲相踰未及爵命奄然而終嗚呼哀哉於是

追封謚霸則鄉哀侯食邑三千六百戶

蔡茂建武二十年為大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

薨于位賜東園梓梓購贈甚厚

杜林建武二十二年為大司空明年薨帝親臨喪送

葬

馮勤為大司徒中元元年薨

東觀記日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祠凌道還

勤宴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大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葬

光武悼惜之使者

弔祠賜東園秘器賜贈有加

鄧禹為大司徒明帝即位以屬先帝元功拜為太傅

進見東向甚見尊寵

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

歲餘寢疾帝數

自臨問

鮑昱永平十五年爲司徒賜錢物件器帷帳

趙熹爲衛尉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憂上疏乞身行喪禮明帝不許遣使者爲釋服賞賜恩寵甚渥帝卽位進爲太傅錄尚書事建初五年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吊

牟融章帝卽位爲太尉與趙熹參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帝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勅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贈賜恩寵篤密焉又賜家塋地於顯節陵下

鄭弘章帝元和初爲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爲司空

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繇此以爲故事

丁鴻和帝時爲太尉薨賜贈有加當禮

張禹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襪褥太后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安帝卽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

徐防爲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褒寵安帝卽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

張酺爲司徒薨安帝編素臨弔賜冢塋賜恩寵異於他相

陳蕃爲太傅靈帝卽位竇太后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雅所嘆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忠孝之義德冠本朝審諤之操華首彌固今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戶

楊賜爲司空薨靈帝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侯楊賜華岳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相輔國以忠朕昔初載授道帷幄遂階成勲以陟大猷所範之功昭于內

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七在卿較殊位特進五登車職弭難又寧雖受茅土未答厥勲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設殊等物有服章今使左中郎將郭子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簡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公卿以下會塋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胡廣爲太傅錄尚書事靈帝熹平元年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事賜冢塋于原陵拜冢一人爲郎中靈帝思

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于省內詔議郎蔡邕
爲其頌

魏華歆爲司徒文帝詔曰司徒國之舊老所與和陰
陽順庶事也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
賜御衣爲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又賜婢奴五十人
鍾繇爲太尉明帝卽位遷太尉繇有膝疾拜起不便
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卓虎賁昇上
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太和四年薨賜
服臨弔

曹真爲大將軍大司馬朝雒陽賜劍履上殿入朝不
趨當發西討帝親臨送病還雒陽明帝自幸其第省
疾

曹爽爲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
齊王卽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賜劍
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蜀諸葛亮爲丞相卒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濬篤
誠受遺託孤佐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
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鎮八荒將建殊功于季漢
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竟遭疾隕喪朕用
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

來刊載不少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卽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又詔爲亮立廟於沔陽

吳願雍爲丞相及李大帝素服臨弔

晉王祥爲太保祥以年老累乞遜位武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病闕朝會禮拜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几杖不朝大事皆咨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疋床帳篋褥以舍人

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嘗侍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絜清素家無宅宇其權居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薨賜東園秘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疋

裴秀爲司空薨武帝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勲業弘茂方將宣獻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秘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

石苞爲大司馬薨武帝發哀于朝堂賜秘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

冊府元龜 卷一百一十一
鋒車鼓吹介士大車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武威寧初詔與裴秀等並爲王功刻於銘饗

陳騫爲大司馬旣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充冕之服詔曰騫元勲舊德統馭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軍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厨川十頃厨園五十畝厨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

事騫屢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咨詢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嘗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勲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病聽乘輿上殿及薨加以衾歛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

賈充爲太尉太康三年疾篤上卽綬遜位帝遣使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床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及薨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大嘗奉策

追贈太宰加衮冕之服授御劍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輅轡輅輻輳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十頃與石苞等爲王公配享廟庭

荀顛爲太尉薨武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太子太傅臨淮公顛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外內茂績旣崇訓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季者已不幸薨歿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

衛瓘爲司空領太子少傅武帝詔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

何曾進位太傅老年屢乞遜位武帝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久勞耆艾其進太宰侍中公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

大傳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疋八尺牀帳簾褥
百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東一依舊制所給親兵
官騎如前王者依次暗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勅
以嘗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帝
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三十萬布百疋

李喬爲司徒薨武帝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皇太
子命令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

石鑿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册拜皆
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
至鑿武帝有詔令會遂以爲常

山濤爲司徒薨武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
襲錢五十萬布百疋以供喪事策贈司徒密印綬侍
中貂蟬新沓伯密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
賜錢四十萬布百疋

傅祗懷帝時爲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舞蹈
王導明帝時爲司徒王敦舉兵內向帝伐敦假導節
都尉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
戶賜絹九千疋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劔履上殿入朝
不趨贊拜不名導固讓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

幼主是爲成帝及薨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
持節三事贈禭之禮一依漢傳陸侯及安平獻王故
事及葬給九游輜輳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虎
賁班劔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冊日蓋高位以酬
明德厚爵以答懋勲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
百代于是乎在惟公邁達冲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
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携中夏應期濯
纓則潛筭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
誠而策定江左恭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
振寇雲改心化之所鼓構机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彛

倫之紀遼隴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
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負荷願命保朕冲人遭
遇艱圯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
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
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
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踰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
僕射往瞻錫謚日文獻祠以大牢魂而有靈喜茲榮
寵

陸玩爲司空薨給兵千人守冢七千家孝武帝太元
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克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

命之勲先陪陵而葬繇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爲衛
王彪之爲尚書令掌朝政以年老上疏乞骸骨孝武
詔不許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
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及卒即以光祿
爲贈

桓温爲大司馬薨皇太后與孝武臨于朝堂三日詔
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秘噐錢
二百萬布二千疋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大
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鑾輅黃屋
左纛輜輶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優

冊卽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
五千萬絹二萬疋布十萬疋追贈丞相

謝安輔政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孝武
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護軍
號後出鎮新城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及薨帝
三日哭臨于朝堂賜東園秘噐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百萬布千疋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
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太司馬桓温故事又
以平符堅勲封廬陵郡公

宋徐羨之爲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高祖卽位

以佐命之功詔遷尚書令楊州刺史進位司空錄尚書事帝不豫加班劔三十人與中書令傅亮等同受顧命

傅亮爲僕射與徐羨之等並受顧命給班劔二十人王弘永初中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羨之等謀廢立召之人朝文帝卽位以定策安社稷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江州刺史如故徐羨之等徵爲侍中徒錄尚書加班劔四十人帝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康居守住中書省下弘隊仗出入司徒府擢置參軍元嘉九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

爲六十人侍中錄尚書楊州刺史如故謚曰文昭公配食廟庭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煽禍寔繁有徒爰初尊養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實惟艱難故太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莘故左光祿大夫曇首抱義懷忠片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綸夷險簡自朕心國恥旣雪允膺茅土而並執謙挹志不可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嘆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蹤齊契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勲又詔聞王大保家便已置之清酌之

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深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

南齊王儉為侍中尚書令武帝永明初進號衛將軍六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咨事帝以往來頻數詔儉還尚書下省疾甚世祖親臨視及薨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帝答曰王儉德誠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為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嘗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柰何往矣柰何詔衛將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慎終追

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勲峻膺嘗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寓淵默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嘗方正位論道七釐衮職弼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憖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

給鼓吹一部後爲司徒錄尚書事增班劍爲二十人
五日一朝淵疾帝遣侍中王晏黃門郎王秀之問疾
及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曰司徒奄至薨逝
痛但慟懷比雖尫瘵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一百斤又詔曰
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居厚前王盛典咸必由
之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空領驃騎將軍南
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
庸應務具瞻允集孝友著于家邦忠貞彰于亮采在
命元朝經綸王化契濶屯夷綢繆始終摠錄機衡四

門惟穆諒以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
挹權從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慙
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錄
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
送之禮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
徐孝嗣爲左僕射散騎常侍明帝即位加侍中中軍
大將軍以定策勲進爵爲公贈封二千戶給班劍三
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
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
梁謝朓爲中書監司徒衛將軍薨於府時年六十六

高祖出臨哭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疋蠟百斤贈侍中司徒

王亮爲中書監卒高祖詔贈錢三萬布五十疋

王瑩爲中書令給鼓吹一部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

王僧辨自元帝初爲侍中尚書令及帝卽位以功進授鎮軍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

陳徐度爲司空薨贈太尉給班劍二十人宣帝大建四年配享高祖廟庭

後魏奚斤明元時爲左丞相蠕蠕犯塞斤等追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輶軒備威儀道從穆觀明元時統攝朝政泰嘗八年暴疾薨於苑帝親臨其喪悲慟左右賜以通身引起金鈔棺喪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贈宜都王

盧魯元爲太保錄尚書事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僅隸前後數百人布帛以百萬計太武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冬車駕幸陰山魯元以病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屬於路及薨帝甚

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宮西宮命太官日送奠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鍾鼓伎樂輿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城王故事而贈襄城王葬於崞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比

尉眷文成時與太宰嘗英等評尚書事帝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

劉尼爲振威將軍與源賀等共立文成封東安王高宗未遷司徒獻文卽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彌加尊重賜別戶三十

荀頹孝文時爲司空公封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又詔曰頹爲台鼎論道是寄歷奉四朝

彌遠宜加崇異以彰厥功自茲已後可未受復除

尉元爲司徒以年老致仕元疾篤孝文親幸省疾太和十七年八月元薨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越群之武外擬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勲勤倍至歷奉五朝美隆四業南耀河淮之功北光燕然之効魯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忘身脩於本末行道著於終始勲書玉牒惠結民志者也愛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遠邇流詠陟茲父事儀我萬方謂極耆壽彌贊大業天不遺老奄爾薨逝念功惟善惻怛于

州府元龜 褒寵一 卷之三百二十八
懷但戎事致集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絲物二千疋
温明秘器朝服一具並爲營造墳域塋以殊禮

馮熙爲太尉太和十九年三月戊子薨四月辛丑孝
文爲熙舉哀於行在所

陳建爲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孝文與文明
太后類幸建第賜建妻物於後庭

穆亮自宣武卽位爲尚書令俄轉司空公景明三年
薨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四十萬布
二百疋蠟二百斤世宗親臨小歛贈太尉公領司馬
牧

崔光孝明時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正光元年又
賜光几杖衣服三年詔步挽至東西上閣光年耄多
務病疾稍增而自強不已嘗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
十月孝明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
罷諸遊眺拜馬子勵爲齊州刺史及薨孝明聞而悲
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錢六十萬布一千疋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贈
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
故又勅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孝明
祖喪建春門外望輻哀感儒者榮之

別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問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褒寵第二

北齊斛律金遷左丞相孝昭踐祚詔金朝見聽乘步
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遇彌重金魯遣人獻食中書
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在昭陽殿勅侍中
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喚廊下文

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
趙彥深爲司空轉司徒自昭帝以還禮遇稍重每有
引見或升御榻嘗呼官號而不名

後周李弼爲太師趙國公薨于位明帝舉哀比葬三
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輅龍旂陳軍至于墓所配食
太祖廟庭

晉公護武帝時爲大冢宰令五府總於天官三年詔
曰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帝
業安養我蒼生况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庶
品齊位衆臣乎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

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及護母薨尋有詔起令視
事四年護巡邊至靈州還五年詔曰光宅曲阜魯用
郊天之樂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
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
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
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險夷朝綱締構事均休感故
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猶阻典策
未脩聲名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于謹爲太傅太宗伯天和二年薨武帝親臨賜繒粟
麥共分甚豐贍本官加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配

享於太祖廟

寶熾爲太傅嘗有疾武帝幸其第而問之因賜金石之藥其見禮如此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宮殿熾拜賀曰陛下真不負先帝矣帝大悅賜奴婢三十人及雜繒帛千疋進位上柱國

隋李穆初仕後周爲太保左輔摠管開皇初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蘇威開皇中兼民部尚書叅掌朝政高祖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帝前不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衣而入良久乃

召威謝曰公能如是吾無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大業中爲納言煬帝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逾其質松表歲寒雪霜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懷溫裕識量弘雅早居端揆脩悉國章先皇舊臣朝之宿齒棟樑社稷彌諸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召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復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爲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見重朝臣莫與爲比

楊素仁壽初代高頻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草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嘗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爲第一帝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獻皇后山陵制度多出于素帝喜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治萬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畧抱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擒剪凶魁克平號鄭頻承廟筭揚旌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寒陰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

縱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惟朕所命任使之虞宿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屆瑩兆安厝委素經營然堊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繇於此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寶祚無窮以爲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纖介不善卽更尋求志圖元吉攷攷不已心力備盡人靈協贊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夫平戎定寇比其功業非唯廟廊之器實是杜稷之臣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勵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

襲不絕餘如故并賜田三十頃絹萬段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子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錫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戶其年卒官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大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輜輶車班劍四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曰夫銘功藝器紀德豐碑所以垂名迹於不朽樹風聲於沒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績元勲劬勞王室竭盡誠節協贊朕躬故以道邁三傑功參十亂未臻遐壽遽戢清徽春秋迎代方緜歲祀式播彫蒙用圖勲德可碑宰隧以彰盛美

高頴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初頴父賓爲周大司馬獨孤信僚佐賜姓獨孤氏高祖每呼頴爲獨孤而不名也後加上柱國頴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

唐裴寂爲尚書右僕射初從高祖起義於晉陽又勸受禪及高祖卽位謂寂曰使我至此者公之力也遂

拜右僕射賜以服玩不可勝紀詔尚食奉御每日賜
寂御膳帝視朝每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卧内言無
不從呼為裴監

寂先為晉陽官副監

而不名其見親禮如此當

朝貴戚莫與之比帝有所巡幸必令居守麟州刺史
常雲起告寂謀反鞠之無端而釋之帝謂寂曰朕之
有天下者本公所推豈有二心哉復白須分所以推
寃耳因令貴妃三人齎珍饌寶器詣寂第宴樂極歡
經宿而去俄遷左僕射又聘其女為趙王妃賜宴於
含章殿帝極歡寂頓首而言曰臣初發太原已有慈
旨清平之後許以退耕今四海又安伏願賜臣骸骨

帝泣下霑襟曰今猶未也要相偕老耳公為台司我
為太上逍遙一代豈不快哉俄拜司空增邑通前六
千戶遣尚書員外郎更直寂第其見崇貴如此貞觀
二年十一月太宗有事於圓丘及還御大輦特引寂
及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陪乘焉

蕭瑀武德初為內史令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
榻瑀既獨孤氏之壻與語呼之為蕭郎瑀奏便宜數
十條多見納用高祖手勅曰得公之言特存社稷行
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寶酬其
德今賚公黃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為推退也後拜特

進參預朝政事嘗因賜宴太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
瑀大業之日以進諫陪主出爲河池太守應遭剖心
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北叟失馬事亦難嘗瑀頓首拜
謝又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我當此
日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此人不可以
厚利誘之不可以刑戮懼之真社稷臣也乃降宸筆
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太宗以瑀好佛道
嘗賜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像側以爲供養之
容又賜王褒所書六品般若經一部並賜袈裟以克
講論之服焉貞觀二十二年六月薨詔曰悼往飾終

實惟茂典高班禘禮允屬名臣故特進宋國公瑀稟
粹挺生含章秀出慶傳積德道映搢紳登朝膺務多
歷年所出綜機揆雅道光於廊廟入司綸綍謹言聞
於帷扆行歸恭儉志存靜退輔德無聞逝川奄及緬
惟既往震悼良深宜錫寵章式光幽窆可贈司空使
持節都督荆峽岳朗澧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官封
如故陪葬獻陵宜令使人持節冊命贈絹布五百段
并賜東園秘器後改陪葬于昭陵

封倫爲右僕射貞觀元年薨疾於尚書省太宗親視
即命上輦送還第尋薨太宗深悼之廢朝三日再贈

司空

馬周爲中書令太宗嘗體目群臣各有其詞體周日
材惟獻替秀出珪璋去山東而躡承明輦河南而踐
金馬因時耀彩似菊露之結重巖迴進騰芳如蘭風
之出幽筵又神筆賜飛白書鸞鳳凌雲必資羽翼股
肱之寄誠在忠良周既趨務兩宮庶政兼總處事甄
密甚得當時之譽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
爰求勝地爲周起宅名醫中使相望不絕每令尚食
以御膳供之及輿疾還京太宗躬爲調藥遣使送皇
太子親臨問疾及卒爲之舉哀於宜秋門贈中書令

幽州都督陪葬昭陵使鴻臚少卿監護喪事

戴胄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群臣曰戴胄
於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
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勞耳及卒太宗爲舉
哀于朝堂哭之甚慟遣衛尉卿劉弘基監護喪事詔
虞世南爲之碑文賜物千段悼惜久之贈尚書右僕
射追封道國公後乃聘其女爲道王妃

溫彥博爲尚書右僕射掌機務性儉素不營第宅及
卒日殯於陋室太宗甚憫之特命有司爲立堂焉
高士廉初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前後賞賜不可勝紀

貞觀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太宗征遼太子於定州監國士廉以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攝太子太傅駕還從至定州遇疾暴發太宗親幸其第以問之及駕幸靈州固請從行遂輿疾而從在塗中使名醫上藥相繼於道還京漸篤及薨詔曰昔平仲云亡齊后深股肱之慟太真既沒晉君悲社稷之臣故悼往飾終義存追遠褒忠錄舊事本因心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忠國公士廉德範弘深風獻遠著道高廊廟望重勳賢職在銓衡穆九流而馳譽位居端右摠百揆而騰芳班職台儀具瞻允集忠謀令範

遇物必彰造膝危詞類多弘益瞻風力以齊軌軼伊呂而長驚朕爰在弱齡早敦姻戚綢繆眷過多歷年所方期翊茲景化永贊隆平曾不慙遺忠良奄及感惟永往震動厥心儀形莫追徽音日遠宜崇禮命式表哀榮可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并汾箕嵐四州諸軍事并州刺史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賻絹布二千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令攝鴻臚卿護監臨當祖載便屬寒食勅遣尚官以食四輦致祭仍降宸筆爲文寘於靈座云朕與卿義重君臣道符冥契鱗波順乎風勢早啓沃乎朕心如何一朝奄成異代眷言

疇昔用切深衷自幽明一謝將歷數旬尚同城闕之間想游魂其如迄今既丹旄戒路歸骨窮泉望隔丘野之中思令德而方遠凝哀笳於晨路引嘶駭於夜臺嗟爾世之長辭結余心之永恨追懷前賞極宴終娛豈謂樂情迴成悲緒酒有千日之號人無再飲之期昔臨膳以增歡今撫杯而益慟故遣陳茲饗禮以寄曩懷魂如有靈歆我哀饌及柩出橫橋太宗登長安故城西北樓望喪而慟

杜淹爲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歲餘疽發左足太宗令醫者視之言不救太宗惘然傷之於是親自臨問賜帛三百疋

杜如晦爲右僕射未幾以疾免帝令皇太子就第臨問知其不起又親幸其宅撫之流涕賜物千段及終太宗廢朝三日爲之舉哀哭甚慟遣國子祭酒楊師道監護喪事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宗手勅著作郎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追念勲舊痛悼于懷卿體吾此意爲之製碑文也及將葬重贈司空明年晦下日太宗復遣尚宮至第慰問妻子其闕官府佐皆不之罷終始恩遇未之有焉

房玄齡爲尚書左僕射貞觀九年十一月加開府儀

同三司十六年拜司空俄兼太子太傅二十二年車
駕幸玉華宮玄齡時疾盛發詔令卧搥留臺至夏漸
篤追赴官所乘輦轎入殿將至御座乃下太宗對之
流涕玄齡亦感咽不能自勝勅專遣名醫攻療尚食
每日供御膳稍益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爲改
容悽愴病劇車駕臨問握手叙別悲不自勝皇太子
亦就與之訣其年七月玄齡薨太宗廢朝三日詔曰
輟膳流哀悲深棟幹徹懸輿感悼切股肱是知縟禮
飾終道先葵冊贈章追遠事本因心故司空梁國公
玄齡蹈義挺生資忠秀出功宣翼贊誠著艱難推轂

代藩參六飛之馭沃心皇極均十亂之重恪居端揆
亟積暄寒九功繇其日用百辟於焉仰止若乃恭儉
周慎之心奉國忘私之志足以抗衡上列獨曠終古
方申倚寄永贊隆平曾不慙遺推梁奄及永惟良輔
是用震慟于厥心宜加寵靈式旌泉路可贈太尉使
持節都督并箕嵐勝四州諸軍事守并州刺史所司
脩禮冊命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賻絹布二千
段米粟二千石陪葬昭陵賜東園秘器仍令工部尚
書闡立德攝鴻臚卿監護

魏徵爲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卒詔陪葬昭陵因出

并州志 卷之二十一
褒寵二
爲墳以布車載柩無文彩之飾申其宿志也葬日太宗登苑西樓臨路哭祭太宗復爲製碑文并御筆書石刻畢停於將作北門

李靖爲尚書右僕射貞觀八年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觀自古已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病疾猶自勉強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真成公雅志亦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受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尚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忠若小

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事九年五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及靖妻亡有詔墳塋制度依霍光故事象燕然及積石山以旌殊績十一年夏有疾太宗親幸其第流涕謂靖曰公是朕平生舊交又於國有大功急聞疾病深以爲憂賜緡千疋十八年帝幸其第間疾仍賜五百疋太宗將伐遼召靖入賜坐御前二十三年五月薨詔曰昔晉羊公云逃名都爲之罷市鄭子產斯亡在機於焉投杼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衛國公李靖蘭畹騰芳鈞川揚佐氣凌關外志溢戎場興言締構十角將三吳咸偃披勳王府闔閭與

渾塞同揮澄妖氛於下瀨闡皇風於高門舟楫遐宣
台儀近曜官稱載靜休有餘芳蘊茲高志歸乎樂善
遊赤松於艾服之年訪黃綺於杖鄉之歲語默之趣
疇今罕匹進退之道對古爲別逝川東馳高奉西靡
眷言永往情深哀悼昔惟堂始事荀公有追贈之文
郊平既安祭遵致容車之禮式旌泉壤以脩哀榮可
贈司徒使持節都督并汾箕箒四州諸軍事所司脩
禮冊命給班劍四十人及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賜東
園秘器仍令攝鴻臚寺卿享監護羽儀送至墓所高
宗卽位重贈太尉與尚書左僕射屈突通並配享太
宗廟庭又疇其封邑依舊不減

長孫無忌高宗時進位大尉以早上疏辭職高宗頗
降手詔敦喻不許幸無忌第見其三子並擢授朝散
大夫又令圖無忌形像親爲畫贊以賜之
岑文本爲中書令從太宗征遼至幽州暴疾太宗親
自臨視撫之流涕及卒太宗聞嚴鼓之聲日文本頌
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賜東園秘
器陪葬昭陵

薛元超高宗時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特承
恩遇嘗召入與諸王同預私宴又重其文學政理之

才嘗謂元起日長得卿在中書固不藉多人也

高季輔爲中書令簡較吏部尚書監修國史累封菴縣公永徽初辭職優詔不許又加光祿大夫行侍中兼太子少保以風疾不視事高宗令追其兄魏州刺史季通除宗正少卿以視疾又命中使觀其進食增損既卒帝舉哀於雲龍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邢州都督官造靈輿送還御

崔敦禮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敦禮久患弟餘慶時任定襄都督府司馬特召赴京侍疾既卒高宗舉哀於東雲龍門皇太子遣家令薛仁執簡較凶

事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義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是益承任遇遷中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脩國史又加太子賓客累封河間郡公高宗爲造甲第榮寵莫比

李勣爲司空寢疾詔以勣弟晉州刺史勣爲司衛正卿諸子外任者悉召還京師使得視疾及薨高宗舉哀於光順門輟朝七日仍令司平太嘗伯楊昉監護喪事司禮太嘗伯楊思敬持節齎璽書弔祭贈太尉揚州都督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塋日帝幸未央宮登樓望喪車慟哭并爲設祭詔百官送至故城西北

許敬宗爲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初以年老不能行步高宗令與司空勣每朝日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及薨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贈開府儀同楊州大都督陪塋昭陵戴至德爲戶部尚書郝處俊崔知悌爲中書侍郎李敬玄爲吏部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咸亨五年八月戊寅朔御札飛白書贊以賜至德詞曰汎洪源俟舟楫處後日飛九霄假六翮敬玄日咨啓沃罄誠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獻議者以戴郝厚而李崔忠勤故帝以此言褒美之

劉仁軌則天光宅中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薨年八十四皇太后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哭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塋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戶

周允元爲鳳閣侍郎平章事卒贈貝州刺史則天悼之不已爲七言詩以傷之又自繕寫時以爲榮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幸三陽宮曰王公百僚咸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及卒則天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

顧琮爲天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則天曰顧琮

久經任使不幸頽沒准於前例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之情深有悲悼今日特爲不視事

姚元之長安中爲鳳閣侍郎以母老表請解職歸侍言甚哀切則天難違之下制曰忠爲令德孝乃天經義著君親道存愛敬其或兼者可不美歟銀青光祿大夫行鳳閣侍郎兼檢校相王府長史同鳳閣鸞臺三品姚元之自掖垣趨侍廊廟謀猷竭節盡誠謹言正議始終無替弘益以多近以母氏衰老情兼喜懼在休沐之期闕晨昏之禮乞解所職以就閒養外奏內請志到詞勤宜遂懇情用敦孝道瞻彼藩邸高選

綱佐俾從梁苑之游以致潘園之樂可行相王府長史一事已上並同三品玄宗初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二年封梁國公食邑三千戶追舊勳特優異也又爲紫微令後改名崇病瘖居于罔極寺黃門侍郎源乾曜奏曰姚崇氣力虛弱不能行步伏以軍馬事切欲得與臣商量望令移居四方館特許家人視疾從之

李懷遠中宗時爲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卒帝特賜錦被以爲小歛仍爲文以祭之贈侍中葬事務從優厚

魏元忠爲尚書右僕射神龍二年八月表請歸鄉拜
墓許之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因降手勅日臨岐感愴
深惻朕懷勉慎行鑣佇促還轡仍令宰相及諸司長
官送於上東門外又給元忠千騎四人充其左右仍
勅之日但正直之士爲邪佞所憎慮有不逞之徒知
卿在路無備因茲射險忽肆兇狂萬一損卿追悔無
及縱加弔鑊何補於卿朕心口爲憂明發不寐今故
遣千騎四人緩急任卿馳使元忠及將還東都帝又
幸白馬寺以迎之當時莫不榮羨

武義廉宗時爲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延和初

遷侍中賜物三百段細馬一匹帝讀中宗實錄以義
有功故有此命

魏知古玄宗時爲侍中先天元年十月獵于驪山之
下知古上詩諫之手詔日卿所進獵渭濱十韻三復
研精良增嘆美夫詩者寫其心懷諷諭君主楊雄羽
獵相如上林率繇茲道予何於溫湯觀省風俗時因
暇景掩澗而敞開一面之羅展三驅之禮無情較獵
但慕前禽卿有箴規儆予不遠令賜物五十段以申
勸獎

源乾曜爲侍中張說爲中書令開元十二年賜上考

親製其詞曰源乾曜審審匪躬謙謙自牧正身率下
直道事人無聞伐已之功每立致君之節顧問則出
納斯允左右則啓沃居多德行可稱自宜升擢張說
以道佐時以忠處事顏雖不犯嘗聞獻替之誠言則
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籍其
刑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並考中上十三年十一月
封東嶽禮畢以乾曜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中書令
張說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蓋以宰相之任佐于
王化勤成代宗時有寵也

杜暹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元十四年
賜甲第一區廐馬一匹雜彩一百段賞功也

李元紘爲戶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五年端午宴群
臣于武成殿特賜元紘及兵部尚書蕭嵩金章紫綬
以寵之

裴光庭爲侍中卒贈太師光庭與蕭嵩不協太嘗憚
七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勵之道建
議謚爲克時人以爲希嵩意帝聞之特下詔賜謚曰
忠獻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爲其碑文

李林甫爲右相天寶中任遇大重詔於太清宮刻石
爲林甫及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城東有薛王舊

銀珍飭甚衆宰相用事之盛開元以來未有其比九
載林甫扶疾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
差減帝欲視之左右諫止乃勅林甫出於庭中帝登
降聖閣遙視舉紅巾昭慰之林甫不能與使人代拜
於席卒贈太尉兼并州大都督給班劍西園秘器諸
子以吉儀護柩還京師發喪于平康坊之第
楊國忠為右相天寶十三載二月制加光祿大夫守
司空兼右相仍賜音聲十人銀器十事物一千匹一
以加社稷之衛廼心彌諸一以資籌畫之勞推誠將

馭俾厲為臣之節以彰任賢之美

苗晉卿為侍中代宗初即位攝冢宰以衰疾表乞二
日一入中書省許之十月庚申許間日入朝引見于
延英殿矜老也時晉卿年已衰暮又患兩足帝特許
肩輿至中書入閣不趨後薨命有司配享宗廟
裴冕為左僕射平章事冀國公杜鴻漸為中書侍郎
平章事衛國公大曆五年卒塋日並許百僚祖送于
國門

楊綰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大曆十二年綰宿有痼疾
居職旬日申風優詔令就中書省攝養每引見延英

殿特扶入時釐革舊弊唯縮是瞻恩遇無二縮累抗
疏辭位頻詔敦勉不許及縮疾亟帝每日發中使就
私第存問又內出醫人一日之中數輩相望於路既終
中使在門以凶問走馬入奏帝驚悼久之輟朝三日
即日下詔贈司徒發使極前册授令及未歛詔曰王
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支體參於軍國
之重叙以陰陽之和下則誅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
宗廟之祭禋以綏冕之章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
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縮性

含元和身齊律度道光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
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
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容以真實形於代西掖專宥密
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
於郊廟簡廉其質奉職同休頃以任非其才毒流于
政爰登清靜之輔庶諧至理之期道化既沒於朝右
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著於可久而夫子之
命未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屏予之嘆震悼良
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况歷官有素絲之節在家無
尺帛之餘故飾以華衮增其法賻備膺典策載賁朝

經可贈司徒又詔宰相已下文武百官悉就私第弔
喪又遣內省侍吳承倩會弔贈絹一千匹布三百匹
仍宣旨謂百官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
速也俯及大歛與鄉等悲悼惻懷宰輔賻贈恩遇哀
榮之盛近年以來未有其比

掌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大曆十三年正月特加九
階自朝議卽至銀青光祿大夫仍封河內郡公寵近
臣也

崔祐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謀猷啓沃多所禪益祐
甫被疾肩輿入中書卧而承旨或假在第六事必令
中使咨決及薨帝甚悼之廢朝三日册贈太傅故事
黃門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以祐甫嘗有大臣節
故特寵異

郭子儀爲司徒中書令德宗初卽位子儀攝冢宰進
位太尉加號尚父增實封通爲二千戶月給一千五
百人糧二百匹馬芻穀弟及男子媾拜官者十餘人
既疾病令舒王謨備禮省之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
外子儀卧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薨時年八十
五帝聞之傷痛者久之爲廢朝五日詔曰天地以四
時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輔公台之任弔足相承上以

調三光下以象五嶽允釐庶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
氣根貞一之德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
增呂望之名維師贈周公之位盛業可久歿而彌光
故太尉兼中書令汾陽郡王尚父子儀天降人傑生
知王佐訓師知子料敵如神昔天寶多難羯胡作禍
咸秦失險河雒爲戎公能翼扶肅宗再造區夏國有
患難勞其戰定邊有寇盜藉其驅除安社稷必在於
絳侯定羗戎無喻於克國絳臺綏四散之衆涇陽降
十萬之虜勲高今古名譽夷狄而勞乎征鎮二紀于
茲頃以春秋既高疆場多事罷彼旌鉞寵在台衡以

公在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
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養勲賢之德高
育生病藥石靡功人之云亡梁木斯壞雖轉禮加等
輟朝增日悼心流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名位斯極
而尊爲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禮望尤重歛
以交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塋式墓重文侯
之德象山追去病之勲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册命之
禮有司脩焉可贈太師陪塋建陵仍令所司備禮册
命贈絹三千匹布千端米麥三千石舊令一品墳高
一丈八尺而詔特加十尺群臣以次赴宅弔哭凶喪

所須並令官給及葬帝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僚陪位皆隕哭特賜謚爲忠武配享代宗廟庭四年六月以子儀大祥賜絹五百疋命百僚赴哭貞元元年正月以子儀祔廟命太嘗給鹵簿博士贊儀

李晟爲太尉中書令德宗嘗呼爲大臣而不名貞元四年詔爲晟立五廟官給牲牢祭器幘帳禮官相儀以祔焉九年八月薨德宗震悼出弔輟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弔賻布米粟有差命太嘗卿裴郁就第冊贈太師又命京兆尹李克監護喪事官給葬具比大欽帝遣致書於柩前日皇帝遣官闈令第五守進致

誠旨于故大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之靈曰天祚我邦是生才傑稟陰陽之粹氣實山岳之降靈弘濟艱難保佑王室掃盪氛祲廓清上京忠誠感於人神功業施於社稷平時定亂實賴元勳洎領上台克諧中外許謨帝道協贊至猷嘗竭嘉言以輔不逮情所親重義無間然方將與國同休永爲邦翰比嬰疾患雖歷旬時日與痊除重期相見弼予在位終致和平豈圖藥餌無徵奄至薨逝喪我賢哲虧我股肱天不憖遺痛惜何極嗚呼大厦方構旋失棟梁巨川未濟遂亡舟楫君臣之義追慟益深循省遺章倍增

感切卿一門裔緒朕必終始保持况愿等弟兄承卿
教訓朕之志意豈忘平生卿縱不言朕亦存信比者
卿在之日却未見朕深心今卿與朕長乖方冀知朕
誠志無以爲念發言涕零是用躬迹數行貴申所懷
得盡臨緜遣使不能飾詞魂而有知當躡朕意及葬
德宗御南望春門臨送之又令中人宣詔於柩車文
武嘗參官哭拜於路及晟祔廟令所司供少牢給鹵
簿兼令禮官贊儀

馬燧爲司徒侍中北平郡王貞元五年九月燧與大
尉晟召見於延英殿帝嘉其有大勲勞皆圖形於凌

煙閣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召見延英殿因拜手
仆於地帝親起之十一年八月薨廢朝三日詔京兆
尹韓臯監護喪事司農卿嗣吳王嚳爲吊祭使賻布
帛米粟有差贈太傅仍令太管卿裴郁持節冊命及
葬又廢朝遣百寮於延興門臨送十三年十一月燧
祔廟詔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從宅至廟并量給
人夫

大嘗博士簡較趙退翁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貞元十
二年八月薨詔曰翼宣王猷德禮終始蕭何贊清靜
之化柳莊爲社稷之臣永念忠勞厚其贈襚舉茲命

數以寄哀懷故趙退翁體仁弘義循法守正有絜矩之操有致君之誠素履彰其貞固黃中發於事業文含大雅望重周行暢絕域之恩信整天臺之網轄啓迪理本勤勞國均奉上見宣孟之忠居室聞晏嬰之儉評謨左掖盡瘁五年嘗納誨以沃心每匪躬以經遠感疾未逾於信宿殲良俄即於杳冥震悼之深當宁流嘆禮有旌飾峻其寵章追崇保傳永慰窀穸可贈太子太傅所司備禮冊命賜布絹五百端匹米粟四百石令鴻臚卿王權充册弔使

疾令宰相詣邁宅問疾

崔損貞元十二年諫議大夫平章事十四年轉門下

侍郎平章事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三百匹以為醫藥

十九年薨贈太子太傅賜布絹五百端匹米粟四百

石

杜佑簡較司徒平章事充度支鹽鐵轉運等使元和

元年四月詔授司徒依前中書門下平章事仍令所

司依舊典冊拜罷其事務從所讓也二年正月告老

表再上詔答曰卿量包以大器茂中和事君推一德

之誠與物全四時之信登于臺閣則萬事問於胡公

守在方隅則四國宗於申伯舉其實行是可專徽頃者殷憂在辰總錄攸重金甌作鎮群情穆然玉鉉是司庶官咸事朕涉理猶淺惟賢是圖遽陳請老之章將輟弼予之道二三省覽良爲憮然用捨之間慎重斯在謂雅志之難奪豈余衷之可移是用徵尚德之前經酌優賢之故實去煩就簡免以職業之勤置几乘車優其勛力之禮卿宜起今日後每月之內嘗三兩度入朝便至中書商量軍國事務亦莫延於內殿沃朕虚心如此則居多職辰退可以吐納願志入參大政進可以偃息藩寮靈壽將置於上庠桑梓豈遠

於下杜卿仍以朕此意宣示百寮庶乎君臣作今之期乾坤交泰之義無媿前列永貽後昆致政之詞即宜斷表佑每入奏事憲宗優禮之不名嘗呼爲司徒七年詔以太保致仕宜朝朔望帝遣中人就佑第賜絹五百匹錢五百貫其年薨廢朝三日冊贈太傅于頔爲司空平章事元和五年三月詔依杜佑例一月三朝裴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和五年秋垪中風病上甚嗟惜旁午致問至於藥餌進退皆令疏陳疾益痼罷爲兵部尚書仍進階銀青侍郎平章事

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冬暴卒憲宗傷悼久之遣中使臨弔嘗贈之外內出五百匹絹以恤其家

韓弘爲司徒兼中書令長慶二年七月勅弘疾未痊平尚宜在家將息其俸料宜從勅下日付所司支給其年十二月薨贈太尉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石

裴度爲司徒平章事太和三年十一月加開府及實封度三表陳讓優詔答曰其開府聊且依請實封勿讓翌日文宗命中人王士元赴度宅問疾病諭勉再

二度勉而受命四年六月詔曰昔漢以孔光降置凡之詔晉以鄭冲申奉策之命雖優隆者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獨在於安勉朕勤求至理所寶惟賢顧謏舊勞敦不加敬繇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參決於煩務時因聽斷誠望彌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瑋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內苞一德器爲社稷之鎮才實邦家之楨故能祗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赫滌

區宇爾則有出師殄寇之勳在穆宗混同文軌爾則有參戎入輔之績在徽宗時阜康兆庶爾則有佑國庇民之勤逮弼朕躬揆茲方夏爾則有弔伐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筭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咎繇之謀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於奏章塞詔下言動形於顏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而躰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論道而儀刑鄉士宣德而鎮撫華夷畜氣養神保綏福履爲國元老毗予一人可贈司徒平章軍國重事

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入中書仍令所司擇日備

禮冊命大和四年爲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詔曰司徒中書令度綽有大勲累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料宜自今日支給又遣國醫就第診視屬上已曲江晏賜群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賜度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未學丘禱仍賜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故無心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曾懷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

薨上聞震悼久之令繕寫置於靈座
孔緯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從熹宗自蜀還定京城遷
門下侍郎監脩國史又兼吏部尚書領諸道鹽鐵轉
運使車駕還宮進位左僕射賜持危啓運保大功臣
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鐵券恕十死罪賜天
興縣庄善和里宅各一區兼領京畿營田使昭宗乾
寧二年五月三鎮入京師殺宰相帝昭度李谿帝以
大臣朋黨外交思用骨鯁正人遣中使趨華州召緯
入朝以疾未任上路六月進太子賓客其日之夕改
吏部尚書翌日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常

官使修奉太廟弘文館太學士延資庫使階
名食邑並如故旬日之內駟騎敦促相望于道
至京師延英中謝奏曰臣前待罪宰相智術短淺有
負彌諸陛下特貸刑書曲全腰領臣期於死報不望
生叩玉階復拜龍顏實臣榮幸然臣比嬰衰疾伏枕
累年形體雖存生意都盡平居勉強御事猶踈况此
厖羸寧勝重委國存方秦英彥盈庭豈以朽腐之人
再塵機務臣力疾一拜殿庭乞陛下許臣自便因鳴
咽流涕締久疾拜蹈艱難帝令中使止之改容軫念
令閣門使送緯中書視事不旬日沙陁次河中同州

王行納入京師謀亂天子出幸石門縉從駕至莎城疾漸危篤先還京城九月卒於光德里第贈大尉梁韓建爲太保門下侍郎平章事開平三年六月大祖以建及薛貽矩每於案前有所敷奏頗協事機深加獎毅各以贈帛錫之三年宣旨太保韓建每月旦十五日入閣稱賀即令赴朝餘時不用入示優禮也薛貽矩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乾化元年五月丁亥大祖召貽矩及諸相對于崇勳殿帝曰軍旅之間朕自制斷朝廷庶務實賴卿等協心劬佐待兵罷後事無大小一委中書當無暇食也各賜內殿馬銀具鞍轡

衣一襲白金共千兩司空貽矩賜差厚二年帝幸東京宰臣薛貽矩抱恙在假不克扈從宣問旁午仍命且駐東京以俟良愈及薨帝震悼頗久命維苑使曹守璫往弔祭之又命輟六日七日八日朝參丞相文武並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

晉趙瑩爲中書令戶部奏改瑩本貫華州華陰縣永化鄉爲霖雨鄉臨高里爲致君里

桑維翰爲相戶部奏改維翰本貫河南府河南縣來遠鄉爲調昇鄉樂善里爲代天里給門戟十二枝開運初爲樞密使中書令詔改維翰本貫河南府章善

坊爲賢相坊

馮道開運初以戶部尚書平章事詔改本貫定州安喜縣懷遠鄉爲積善鄉萬善里爲公台里

李崧爲侍中詔改崧本貫深州饒陽縣富平鄉爲乘鈞鄉通義里爲調鼎里給門戟十二枝七年丁憂制詔賜崧白藤檐子一以授起復官不欲令墨線乘馬也

周王峻爲僕射平章事廣順元年七月太祖幸峻第賜資甚厚

周李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廣順二年八月內辰

隆階跌傷右臂不任朝謁癸巳賜穀詔曰卿方秉國鈞實籍維持之效復兼邦計最爲繁劇之司稍失區分便成壅滯雖近有傷損未復痊平宜疆扶持且就臨蒞無妨卧理仍放朝參勉卿忍苦之誠副我仰成之意太祖以國計事殷累宣諭令扶持視事穀辭以所傷未任趨拜故有是詔其後又詔入朝放朝參赴本司署事仍賜白藤肩輿二年六月勅穀本貫河南府維揚縣清風鄉高陽里改爲賢相鄉勲德里

馮道初任後唐明宗朝爲相長興初詔改本貫瀛州景城縣來蘇鄉爲元輔鄉朝漢里爲孝行里晉天福

中爲司空平章事詔給門戟十六枝道嘗上表求退
高祖不之覽先遣鄭王就省謂曰卿來日不出朕當
親行請卿道不得已出焉當時寵遇無與爲比五年
改道所居雒陽縣三川里爲上相鄉靈壽里爲中台
里八年改爲太尉鄉侍中里時道本貫瀛州陷契丹
新加太尉侍中故以雒陽所居鄉里復旌改之周顯
德元年爲太師中書令薨世宗聞之震悼冊贈尚書
令追封瀛王

范質爲侍中顯德六年四月世宗征蘭南質以疾留
京師詔賜質錢百萬俾之市藥

鄭仁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世宗北征仁誨爲東京
留守調發軍須供億無闕車駕廻兼侍中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識量

夫有識洞化源量苞群品乃可以緝熙帝載彌綸庶務協夙夜有家之訓迪明哲保身之方矣歷代而下任道非一左右元后思皇永圖大則繫於安危次乃見諸逆順務全大體通適時變恢張紀律輔相物宜

寬猛得於厥中終始貴乎經遠故能坐鎮雅俗宏宜
令猷保國於末寧致君於無過豈與夫專任小智苟
合時機阿上罔下齷齪叢勝者同日而語哉

周周公其子伯禽受封於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
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
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
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
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
不從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漢蕭何為丞相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
倉帝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
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
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無
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帝曰善又何置田宅
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
母為勢家所奪

曹參為相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

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

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

丞相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醇酒不燒謂厚酒

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開謂有所啓也

以為嘗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曰飲歌呼從吏患之

無如何從步吏之嘗從相者迺請參游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

幸相國召按之乃取酒張坐飲張設坐席而飲也大歌呼與

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

窟為中大夫惠帝恠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豈

以我為平少故也迺謂窟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乃汝曰

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

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窟既洗沐歸時聞

自從其所諫參諫謂空也自從其所猶言自出其問也然而言之二百

巨趨入侍天下事非乃所嘗言也至朝時帝讓參

也曰與窟胡治乎胡何也言其窟為何治也乃者我使諫君也

猶言曩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帝曰

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

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

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

亦可乎帝曰善君休矣

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文帝益明習國家

事朝而問左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臨朝問也勃

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

出沾背媿不能對帝又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帝
 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下即問央獄責廷尉問錢穀
 責治粟內史帝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
 謝曰主臣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又曰主陛下
繫也臣服也言其繫服惶恐之辭
 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駑凡馬之稱非駿宰相者
者也故以自喻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遂繇外鏡
 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
 帝稱善勃大慚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
 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
 數又欲強對邪於是絳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皆頃
 之勃謝免相而平專為丞相

丙吉為丞相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賊不稱職輒予

長休告長給休假期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按驗客或謂吉曰君侯

為漢相奸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艾讀日又吉曰夫以三

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

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

又嘗出逢清道群聞者死傷橫道清道時反群聞也清道謂天子當出

或有齋祀先令道路清淨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恠之吉前行逢人

逐牛牛喘吐舌喘急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

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間相

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終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王商為左將軍輔政成帝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大言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蹂踐也 躪躪也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帝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帝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

不冒城郭

冒蒙覆也

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

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

訛偽也

不宜令上

城重驚百姓帝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帝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識而鳳大慚自恨失言

後漢李固為大尉與大將軍梁冀參錄尚書事梁太后臨朝以楊徐盜賊盛甚恐驚擾致亂使中嘗待詔固等欲須所徵諸士候到乃發殤帝喪固對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即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秦始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

卒害扶蘇以至亡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秘遂有孫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蜀諸葛亮為丞相先主以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覆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且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比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孝直正字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

不得行其意邪

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

正先主每入裏心嘗痛示稟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費禰為錄尚書時大將軍姜維自以練習西方風俗兼有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禰嘗裁抑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禰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僥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

吳陸遜為丞相時太子與魯王二官並闕中外職司

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
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遇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
一宮勢敵必有彼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
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
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琮不納後果致敗

晉王祥初仕魏與何曾荀顛並為三公時武帝為晉
王祥與顛往謁顛謂祥曰相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
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
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
子二司而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

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
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

石鑿武帝太康末拜司空與中護軍張邵監統山陵
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
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大懼白太后令惠帝
為手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
所領催鑿速發鑿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
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

王渾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及誅楊駿崇
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使不持兵持兵

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

王衍爲大尉尚書令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雒陽危逼多議遷都以避難而衍獨買車服以安衆心

王戎爲司徒先是李含領始平中正被貶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邸閣督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

王導爲中書監錄尚書事元帝上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日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繇仰耀帝乃止後導爲太保與庾亮等共

輔成帝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詔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蘇峻既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必不以豐險移都苟弘備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續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置錡之以靜群情自安繇是嶠等謀並不行進位太傅又拜丞相庾亮以望重地

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聞魏亮當舉兵內伺或
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
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
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
於是讒間遂息

庾冰代王導爲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
殷融諫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
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成帝疾篤時有爲
尚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
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

蔡謨爲司徒錄尚書事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
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
幸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
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尚哲必繇英豪度德量力
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
略不稱心才單力竭智勇俱屈此乃韓盧東郭所以
雙鑿也

何充爲司徒錄尚書事加侍中庾翼臨終表以後任
委其子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
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

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隣勁蜀經畧險阻周旋萬里
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
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
桓溫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
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今阻兵耻懼不淺克封
溫足能制之請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
士彪之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
興初卽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
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在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
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

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疆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
時何可大興工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
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
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世不改營
焉

謝安爲尚書僕射惣關中書事安義朝輔導雖會稽
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
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旣行
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必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
王導謂文雅過之及湛克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

謝玄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宋袁粲爲中書監開府領司徒與齊高帝褚彥回劉彥節遮日入直平決萬機粲閉默寡言不肯當事王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特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後魏長孫道生太宗時爲司空侍中每見大議多令時機

伊馥文成時爲司空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苛碎

唐魏徵爲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請徵平理之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處斷無不悅服

李勣爲司空永徽初高宗謂侍臣曰今天下少事求之前史擬之何帝中書令高季輔對曰漢之文景周之成康雖幾致刑錯誠未擬今日北方遐遠並爲州縣尋閱載籍未或前聞勣對曰臣不讀書寡聞淺識如臣所見能致天下太平四海無事者實在於君若君正則百僚正百僚正則天下正故知天下安靜在

於陛下帝曰然若人君不踐正道則臣面從而退故如公言矣

長孫無忌永徽初以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嘗謂公卿曰朕開獻書之路冀有意見可錄將擢用之比者上疏雖多而遂無可採者無忌對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條式律令固無遺闕言事者率其鄙見妄希僥倖至於禪俗益教理當無足可取然須開此路猶冀時有謹言如或杜絕便恐下情不達帝又聞所在官司猶自多有顏面無忌曰顏面阿私自古不免然聖化所漸人皆向公至於肆情曲法實謂必無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不私其親戚豈敢頃言絕無

張文瓘龍朔中爲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諸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機務待賢才也吾輩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可減削公膳以邀求名譽也國家之所貴不在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爲名也衆乃止郝處俊咸亨中同東西臺三品高宗嘗謂曰王者無外何籍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爲大寬荆軻匹夫耳而七

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繇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繇法急所致不繇寬慢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亦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位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千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修爲鳳翔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此繇王脩察變知機違法赴難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知王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且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

寬猛相濟詩曰不憚于位民之攸堅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正道也帝曰善

宋璟開元初爲侍中玄宗令璟與中書侍郎蘇頌爲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璟等奏曰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大牙彼何足云於斯爲盛竊以郊郊王等皆傍有古邑字臣等以數推謹條三十國名又王子先有名者皆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言足定體又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及一美色號者七子均養百王至仁

令若同等別封每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
天地之平典有常度昔袁盎降慎夫人之席文帝竟
納之慎夫人亦不以爲嫌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故
同進更不別封上彰覆載無偏之德玄宗稱嘆久之
璟又奏曰臣伏見韶州奏事云廣州與臣立遺愛頌
但碑所以頌德紀功披文相質臣在郡日課無所稱
縱恭宣政理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
私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
始請勅廣府即停從之時鄭州百姓亦爲前刺史孟
溫禮樹碑因是亦命罷之

裴光庭開元中爲侍中時有司寫毛詩禮記左傳文
選各一部賜金城公主從其請也祕書省正字十休
烈表投招諫匭言曰臣聞戎狄國之寇也經藉國之
典也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革其非心在乎
有備無患臣聞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昔東平王求
史記諸子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
夫以東平帝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戰之苦况西戎國
之遠藩曷可貽經典之事且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
獲乘車楚屢奔命一以典存國一以喪法危邦傳曰
仲叔于奚請曲懸繁纓仲尼云惜也不如多與之邑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聞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曷
若錫之錦綺厚以玉帛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
既衰諸侯強盛禮樂自出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
變詐於是乎起則有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
若與此書國之患也表入勅下中書門下議光庭奏
曰西戎不識禮經心昧德義頻負盟約孤背國恩今
則計窮求哀稽顙聖慈含育許其降和所請書隨事
給與庶使漸陶聲教混一車書文軌大同斯可致也
休烈雖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而不知忠信節義於
是乎在帝曰善乃以經書與之

鄧渾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判門下省主吏曰當置官
渾愀然曰列官守職宜委有司紛更撓之非賢者用
心也士或千里辭家以干微祿小邑至辨豈慮無能
况旌善進賢事不在此其年吏曹注擬無退量者
武元衡元和初平章事憲宗甚禮信之詔追浙西節
度使李錡稱疾請醫理至歲暮帝以問宰臣鄭絪請
如錡奏元衡曰不可且錡先自請來朝詔既許之耶
又稱疾是可否在錡也今陛下新臨天下屬耳目焉
若使奸臣得遂其私則令從此去矣帝曰然遽追
之錡果計窮而反

裴度元和中華章事時王稷家奴二人告稷換其父錫遺表隱沒所進錢物既命鞠之留其奴於內仗又發中使就東都簡責其家財度奏曰王錫身沒之後其家進獻已多今因奴上告又命簡責其家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爲計者於是亟罷其使而殺其奴

令狐楚元和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務清化源以分流品不親細事人皆稱之

李逢吉穆宗長慶中華章事汴州李宥叛詔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給事中中書舍人並至中書與逢吉

及杜元穎同議斥州事先是公卿務苟安者多塞河
北近事請授李宥以節帝將從之逢吉獨議不可以
爲河北之事盖有不得已者與河南固殊若又以節
付之則長淮以北從此難制元穎與戶部侍郎張叔
將沮其議且確爭曰安有惜數尺之節而不惜一方
之性命乎議未決適有宋毫穎三州刺史急奏繼至
皆請朝廷卽別命帥穆宗大悅以逢吉議是立遣中
使分往三州宣慰焉於是逢吉請以將帥卽綬徵李
宥入朝以義成軍節度韓充乃韓弘母弟寬厚得衆
汴人懷之請移鎮大梁脫宥敢旅拒卽徐許兩軍南

北夾攻之東倚滑臺之師而充入必矣帝皆從其議
帝處厚文宗太和初同平章事急於用才酷嗜文學
嘗病前右有以浮議坐廢者故推擇群材往往棄暇

亦為時所議時李義深破滄鎮賊衆每俘執多遺

剽劫處厚以恩喻之載義深納其首自
此滄鎮所獲生口配隸遠
地前後全活數百千人

鄭覃太和末與李石同平章事有詔江西湖南以官

健衣糧一百二十分送上都充宰相召顧手力覃等

上言宰相上弼聖政下理群司若忠正無邪宗社所

佑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驕妄雖有

防衛神得誅之臣等願推赤心以答聖獎孟軻知非

臧氏孔子不畏匡人其前件衣糧並請勒停依前判

置只以金吾司手力充引上從之

李石太和末同平章事時中使劉行深田全操等六

人自巡邊迴馳入金光門駟騎奔驅詭言相驚云兵

自外至兩省官及百司官僚倉皇散走至有不及束

帶襪而乘者街衢百姓縱橫叫譟塵坌四起時石與

宰相鄭覃在中書迴顧人吏稍稍散失覃謂石曰耳

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今事勢不可知宜堅坐鎮之

真將寧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或繼亂走將

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覃然之石閱視

文案沛然自若京城不逞之徒潛備弓刀引首北望
與城門閉即恣行剽劫時內使連命閉門左金吾將
軍陳君賞領其徒立望仙門下日縱使有賊閉門不
難請徐觀之至於日晚京城始定是日微石與君賞
已及亂矣

周馮道初仕後唐天成中同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
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本朝衣冠履行浮躁者必
禡而鎮之

冊府元龜

